

那些渐行渐远的闺蜜

□梁秋红(河南新密)

十一长假快到了,当我又像往年一样征求女儿意见,问她想去哪里游玩时,女儿却告诉我说她不想和我一起出去玩了,她要和朋友一块玩,让我找自己的朋友一起出去玩。猛然间感觉女儿长大了,有了自己的生活,以前她老是黏着我,让我走不开,而今她突然宣布脱离我的掌控,我突然有了巨大的失落。找自己的朋友,我有自己的朋友吗?我把所谓的几个朋友过滤了一下,那谁谁刚生了二胎还在坐月子,那谁谁身体不好不能出远门,那谁谁越是假期越是忙,那谁谁经济不宽裕……

可悲吗?事实就是这样,混了半辈子,居然没有一个可以陪伴一起旅行的人。自打婚后就一头扎进家庭,为了老公为了孩子,远离了朋友,失去了自己的生活,等到孩子脱离怀抱,才知道除了老公和孩子,还少了一个要好的闺蜜。女人总是把家庭看得太重,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后,就把什么都付诸脑后,工作心不在焉,朋友聚会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每次

不结束就急急往家赶。

记得刚休完产假上班,我一整天都昏昏沉沉的,满脑子都是孩子,耳边总好像有孩子的哭声,以至于工作频频出错。孩子上幼儿园之前,一次集体活动都没有参加过,有时候很想去,可一与老公商量,他就会说:“要去你就去,不过得把孩子带上。”这明明是不支持,我还怎么参加?婚前几个要好的闺蜜,都随着进入婚姻消失不见了,她们大多生了二胎,现在还沉溺在孩子的尿布和奶粉中,说起我而今天的感受,她们甚是懵懂,有点鸡同鸭讲的感受。

有时候很怀念那些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哭一起笑一起疯一起闹一起拍照的岁月,可是再也回不去了。曾经发誓要陪着彼此走过一生,行至半途才发现,当初的灵魂早已沉沦在两岸不同的风景中,你望着你手边无尽的大海,渴望寻到尽头;我看着我身侧广袤的原野,憧憬自由驰骋。我们都忘了我们一直在走的路,只是寻着心中所想,走到了那心仪已久的轨迹,我们边走边笑,我们渐行渐远……



秋风送来韭花香

□梁永刚(河南平顶山)

乡谚说:“八月韭,佛开口。九月韭,香死狗。”在我的老家,每到秋分前后人们便去菜园里采来韭花推碎后腌制成酱食用,乡亲们称其为“韭花酱”。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条件提高,韭花酱多作为食客吃涮羊肉的佐料。而在那个缺油少菜的年代,韭花酱是庄稼人饭桌上的主打菜肴,一日三餐全靠它下饭。记得小时候,每到秋天韭花盛开的时候,母亲一大早就喊我起床和她一起去菜园里摘韭花。母亲说早晨摘的韭花带有露水,最鲜嫩,做出的韭花酱味道纯正。母亲告诉我,摘韭花的讲究多着呢,不是摘到篮里都是菜,只有那些老嫩适中的韭花才有用。母亲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给我现场演示,最好摘那些开败了花结了籽的韭花,含苞待放或是刚开花的太嫩,水分大,辣味不够,吃起来也没有筋丝儿;太老的韭花做酱也不行,吃起来太柴,还垫牙。母亲沿着韭菜畦轻盈地挪动着脚步,一双灵巧的手在韭花底部轻轻一捋,顺手丢进随身挎着的篮子里,整个动作娴熟自然,一气呵成。我紧跟其后,模仿着母亲的动作,可一双笨拙的手慢如蜗牛,看看母亲的篮子里已经满满当当,我摘的韭花却连篮底都没盖住。母亲把一篮子韭花倒进鱼皮袋子里,转身又走进了韭菜地。

太阳越升越高,不知不觉间汗水浸透了我的衣衫,低头一看,韭花绿莹莹的汁液把我的小手染成了墨绿色。终于,母亲挎着篮子从地里走了出来,一簇簇鲜嫩的韭花在篮子里层层叠叠挤扛着,散发出特有的醇香。母亲擦了一把汗说,摘得不少了,该回去了。回到家里,母亲把大单鱼皮袋的韭花全部倒进簸箩里,一家老小围坐在簸箩周围,掐掉韭花的硬梗,一点一点择洗干净,然后均匀地摊在苇席上晾晒。等水气晾干了,母亲将韭花分别盛放在几个搪瓷盆里,再放进去几块生姜,抓几把辣椒,撒上一把盐,带着我去村东头的碓杵窠儿上推韭花酱。

打我记事起,村子东头就有一个四尺来高的圆柱体青石,模样和家中捣蒜用的蒜臼有些相似,上面凿有凹陷的窠窝儿,村人们称之为“碓杵窠儿”。碓杵窠儿一年四季孤零零地伫立在那棵老槐树下,任凭风吹日晒雨淋雪压,聆听着村庄里每一个婴儿的啼哭,目送着每一位老人的辞世。一到韭花飘香的时节,沉寂了一年的碓杵窠儿就开始忙碌起来。村人们谁也说不清楚这个古老沧桑的碓杵窠儿究竟有多大年纪,在村上还没有安装电磨之前,这个碓杵窠儿除了供村人推韭花酱外,还肩负着为全村几百口人推麦仁、玉米

仁的重任。碓杵是推韭花酱的必备工具,和碓杵窠儿配合默契,是一对绝佳的搭档。碓杵的杵头用一块半圆的青石做成,上面留有一个窟窿眼儿,用于安装一根长长的木棍,也就是碓杵的手柄。那时候我年龄尚小,还没有碓杵高,每次推韭花酱,都是母亲亲自上阵。母亲神情专注而虔诚,双手紧紧握着碓杵,一次次举起又落下,一个简单的动作重复了无数遍,“哐哐”的沉闷声不绝于耳。碓杵窠儿的窠窝儿凿得不深,一次不能放东西太多,否则韭花受到撞击后容易飞溅出来,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记忆中,母亲每次只放半窠窝儿韭花,推上一会儿,窠窝儿底部的韭花受到挤压后都翻到了窠窝儿壁上。趁母亲停下来歇息的当儿,我赶紧拿着刷子把窠窝儿壁上粘连附着的韭花扫到下面,接着母亲手里的碓杵又一下一下重重地落在了窠窝儿里。终于,窠窝儿里的韭花、生姜、辣椒被推成了黏糊糊绿莹莹的韭花酱,浓郁的香味夹杂着辣味弥漫开来……

我和母亲满心欢喜地把推好的韭花一盆盆端回家后,麻利的母亲很快便找来了几个干净的瓦罐,将盆里的韭花倒腾进去。没有装进瓦罐的韭花酱,母亲将其分装进几个罐头瓶里,嘱咐我给左邻右舍的大娘大婶们送

去,让大家伙儿都尝尝鲜。此后的日子里,饭桌上那一罐头瓶绿莹莹的韭花酱,成为一家老小一日三餐不可或缺的美味佳肴。有了韭花酱,我的食欲大增,胃口大开,即便是平时难以咽下的红薯面或玉米面窝头,我也能蘸着韭花酱大快朵颐。可能是那时候太馋嘴了吧,每次放学回到家里,一看父母不在家,便偷偷跑到灶房,用筷子狠狠地在罐头瓶里夹上一大筷头韭花酱,迅速填到嘴里,顿时一种脆香微辣的惬意和舒坦从舌根处一波波冲击而来。环顾四下无人后,再次拿起筷子夹上一筷儿,放入口中贪婪地吃着,一股香辣味儿溢满口腔直入肺腑……

几十年来,吃着母亲做的韭花酱,我从少不更事走入了不惑之年,经历了人间百事,品味了酸甜苦辣,韭花的清香一直氤氲在我的人生记忆中。年迈的母亲知道我爱这一口,直到如今每到秋天还亲自为我做韭花酱。一瓶普通平常的韭花酱,像一位信使,携带着母亲丝丝缕缕的心意,无声无息地传递着家的讯息和亲情的温暖。



960.慈禧垂帘

公元1861年十月,同治皇帝正式在皇宫太和殿即位。此前,肃顺被斩,其他八大臣或赐死,或流放。同年十一月,慈禧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在皇宫养心殿垂帘听政。小皇帝刚上台,太平军和捻军把全国搅得鸡犬不宁,官军疲于应付。公元1862年三月,为保证与清政府各项条约的实施,英法联军开始协助清军打击各地反叛武装。

961.气象渐新

随着与各国交往的日益增多,公元1862年七月,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交部)请求设立同文馆(外国语学院),培训外语翻译人才,皇上诏准。同年九月,曾国藩请求在上海、宁波开设军校,学习西洋兵法及舰、炮操作,诏准。同年十二月,诏命李鸿章兼任通商大臣(外贸部长)。所谓的诏准、诏命,都来自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

962.一丝曙光

工业革命的曙光终于洒落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公元1863年九月,清朝政府同意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开办兵器制造厂;同月,围剿农民武装捻军的清朝重臣僧格林沁启用炮兵部队赴安徽蒙城作战,大获全胜。同年冬十月,捻军首领张总愚由河南鲁山经南召窜至邓州。

963.洋务运动

恭亲王奕訢为两宫垂帘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议政王。奕訢思想解放,是洋务派领袖,鼓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大搞洋务运动,兴办新式学校。曾国藩受重用也与恭亲王有关。奕訢周旋于列强之间,被保守派称为“鬼子六”(他是道光皇帝第六子)。公元1865年三月,疑心过重的慈禧太后撤销了奕訢的议政王职务。

964.初设海军

进入19世纪70年代,清朝政府开始筹办海军。公元1870年七月,同治皇帝下诏说:“海上水师,与江上水师截然不同。兹闻、沪两厂轮船告成,马新贻、丁日昌、英桂、沈葆楨各择统将出洋,穷年练习,以备不虞。广东亦应筹备轮船。将校有熟谙风涛沙线者,随时保保,随时物色。”要求大清海军选拔人才,出海训练。

965.同治亲政

公元1873年元月,受两宫皇太后压制的同治皇帝(17岁)终于亲政。亲政前,两宫太后要求皇上“祇承家法,讲求用人行政,毋荒典学”。六月,同治皇帝在中南海紫光阁分别会见了英、法、美、日、俄、荷等国大使,接受外国使节递交的国书。九月,同治皇帝以方便两宫皇太后休养为名,下令重修圆明园,遭到群臣反对,主要原因是国库空虚,无钱可用。

(老白)

@ 投稿/邮箱
ycky2013@qq.com